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二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上一次學習到：

【三九、釋成經功】

我們把這段經文再簡單複習一遍：

【何以故。須菩提。一切諸佛。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皆從此經出。】

這一段經文，『釋成經功』，就是解釋成就經的功德，這部經有什麼功德。這是接前面的經文，佛給須菩提講，這部經它的功德就是『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』。一切諸佛都是從這部經出來的，也就是說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」，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法，都從這部經出來。可見得這部經它是佛母，一切諸佛從這裡生的，沒有《金剛般若》就沒有諸佛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沒有金剛般若，那就不是佛法，那是世間法。第一小段《講義節要》：

【一、佛說一切法，般若盡攝。本經尤是般若中之最要。可見讀此經，無異讀《大般若經》。且無異讀三藏十二部經。此經所說，即無上正等之法。故云一切諸佛，及諸佛無上正等正覺法，皆從此經出。】

『佛說一切法』，就是所有的佛法。「一切法」，包括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諸佛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法，般若都含攝在其中，也就是說離不開般若。可見得《大般若經》般若的重要性，可以說般若就是佛法的中心，沒有般若就沒

有佛法，就是變成世間法了。『本經』就是指《金剛經》，特別這部經是《般若經》當中最重要的一部，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分量很大，這部經是佔最重要的地位。『可見讀此經，無異讀《大般若經》』，你讀了《金剛經》，等於把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經》都讀到了。也就是說，《金剛經》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的綱要，這個綱要你抓住了，其他的也都在其中了。不但無異讀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「無異」就是說沒有兩樣，你讀一部《金剛經》，等於讀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。『且無異讀三藏十二部經』，而且跟讀三藏十二部經也沒兩樣。三藏十二部經，所有的經典（佛法）離不開般若，所以讀了《金剛般若經》，不但無異讀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而且無異讀三藏十二部經，三藏十二部經統統在其中。因為『此經所說，即無上正等之法』，沒有比這個更上的，已經最高的。所以這裡佛給須菩提講，也是給大家講，『一切諸佛，及諸佛無上正等正覺法』，這個「法」就是無上的佛法，沒有比這個更高的，都從這部經出來。我們再看：

【二、本經處處教人不住相，就是要人證性。可見此經所說，皆是自性。】

『本經』，《金剛般若經》，『處處教人不住相』。不要住相，我們前面也學習過，相是在表面，性是在裡面，就是你不要去執著外面那個相，你才可以證得自性。我們凡夫就是迷在相上面，忘失了自性。自性就是什麼？就是自己。我們講淺白一點，就是自己，禪宗常常講，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父母沒有生我們之前，我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？我們不知道。在禪宗提出這句就是讓你提起疑情，你去參。參透了，那就見性了，見到自性。見到自性就是見到自己本來面目，也就是說你真正認識自己了。我們現在不認識自己，真的是很可憐。我怎麼不認識自己？我自己，我還不認識嗎

？真不認識！如果沒有佛給我們講，我們還以為每一個人都認識自己。實在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不知道，總把這個身體認為是自己，錯了，身體不是自己。我們六根裡面的根性，那才是自己。眼能見、耳能聞、鼻能嗅、舌能嘗、身覺觸、意能知，六根的根中之性，那才是自己。我們都是住在相上面，所以住在相就迷失了自性。所以本經處處教人不要住相，就是要人證得自性。『可見此經所說，皆是自性』，都從自性流露出來的語言文字，這個不是外面的。我們再看：

【三、『皆從此經出』，實無異說，此經從性體而出，故教人不可住相，連「性」字亦不可執著。】

這一條就是給我們說明『皆從此經出』這五個字。這五個字，就是講《金剛經》是從自性裡面出來的，不是從外面來的。所以教人不要住相，不要去執著那個相。連『性』這個字也不能執著，這個叫名字相。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講，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」，你才能見到自性。如果住相，在語言文字，心緣就是心裡的攀緣、心裡的思惟想像，那就是住相，你不離那個相，你就見不到自性。所以這就是叫不住相，不住言說相，不住名字相，也不住心緣相。所以佛法微妙關鍵處也在此地。所以有人聽經，他會開悟；有人聽了，他就是不開悟。大多數不開悟，不開悟為什麼要聽？聽還是要聽，但是聽經、讀經，實在講，我們淨老和尚教人讀經那種方法，也就是跟你參禪、修止觀、念咒、念佛同樣一個道理。他說讀經，你恭恭敬敬的讀，每個字、每一句讀得清楚，不要念錯，你不要刻意去想它的意思，不要這句是什麼意思？你不要去想，你去想就心緣相。「我明白了，這句是在講什麼」，那是心緣相；看到這個文字，文字相；言說，話說出來，那叫言說相。執著在相上，我們就見不了性。所以你只要恭恭敬敬的讀，放下萬緣

，至誠的念就開悟了。至誠念就是你不要去打妄想，不要一面念一面去想。也就是說用讀經這個方法來把我們心裡的妄念念掉，就用讀經來代替那些妄念。因為妄念我們無始劫以來都打成習慣了，你不要刻意去提妄念，妄念它自己會一直跑出來。它從來沒有間斷，無量劫以來那個妄念從來沒斷，沒有暫停的。我們一口氣還在，妄念不斷；這口氣斷了，那個妄念還是不斷，不是人死了妄念就停，沒有，還是繼續一直起妄念，這個要知道。如果妄念斷了，那不就見性了嗎？就成佛了，你就見到真相，你就不會迷惑顛倒了。所以我們老和尚教人讀經就是這麼讀，也就是印光大師講的「至誠恭敬」的讀，不懂沒關係，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。

讀讀讀，你自然有領悟，那是叫悟。我們一般講知識，知識從外來的，外面去聽來的，記問之學。悟是從內出，你內心的體悟，那個是不一樣。所以悟從內出，知識從外入，聽人家講（說明）懂了，那個叫知識。所以知識從外入，我們從外面吸收進來的叫知識，那不叫智慧，那個叫知識。你從自心悟的是智慧，般若智慧。所以《八大人覺經》，「第一覺悟：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你觀察外面這些，你覺悟了，自己心裡覺悟。「第二覺知：多欲為苦，生死疲勞，從貪欲起；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。」你看有覺悟、有覺知。所以悟從內出，知識從外入。所以知識就是你聽說。你讀經，讀讀讀，自然領悟，也不要理會，也不要執著在那個上面，就繼續恭敬的讀，不斷的讀，讀的遍數多了，心定了，定到一個程度，豁然開悟，大悟了。你常常讀，多少都有悟處，累積小悟成大悟；大悟之後，不能停，還是這樣讀，累積大悟，到最後就大徹大悟，讀經是這樣讀的。所以讀經跟自己看註解、聽講有所不同。不過聽的人也會開悟，讀的人沒開悟，聽的人開悟了，六祖不就是一個例子嗎？讀《金剛經》那個人沒開悟，六祖不認識字，他是經過那邊，聽

到裡面有人在念，站在那裡聽了一下，他開悟了，然後進去講給那個人聽。所以讀經、聽經，你不要執著言說相，不要執著文字相，不要執著心緣相，恭敬至誠的聽，也會開悟。所以會聽的人，他能夠悟入自性的理體，那個叫教理。

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到台中蓮社跟李老師學經教，李老師說你只要能夠悟入教理，一般講真理，真理只有一個，沒有兩個，兩個就不是真理，真理只有一個。真理，你這個教理得到了，你一經通就一切經通，因為所有的經都同一個理。他說你學經，最高的指導原則是這個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，不得已就是學教義。最高是學教理，教理你學任何一部經通了，其他的經你都通，其他的經你都能講。不得已求其次就教義，教義就是比較局部性的，比如說你哪一宗的經典，你就通這一部分，一個局部。比如說，淨宗，我們通淨宗這部分；天台，他通天台的；修華嚴的通華嚴，各宗各派都有他們依據修行的經典，主修的經典。教義是比較局部性的，專講哪一方面的。教義就很多，你看，淨土三經就專門介紹西方極樂世界，怎麼修到極樂世界；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都專門介紹地獄，地獄介紹得特別清楚，有大地獄、有小地獄，講這方面的。不管講哪一方面，它的理都是同樣的。所以善學的人，他掌握教理，他一經通了，他所有的經他都通。沒有學過的經他也能講，因為他抓住教理，悟了這個教理。如果只有學教義，他只能講那幾部經，其他的經他沒學過，他就沒有辦法講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到台中蓮社求學，李老師應機教學。我們老和尚去聽老師講經，他要做筆記，老師不准他記，知道他的根器，就是要他用悟的，自己去悟。悟的是活的，觸類旁通，左右逢源；記下來是死的，語言文字。其他的同學都可以做筆記，就他不行，這是各人的根器不一樣。當時跟我們淨老和尚去學教的，還有一個周家麟老居士，已經過世了。我看他的一

些著作，他的《占察善惡業報經講記》，看他寫的、他講的經，也看得出來，我們老和尚說老師允許他做筆記。各人根器不一樣。所以會聽也會開悟，講的人、念的人沒開悟，他聽的人開悟，六祖是一個例子。所以善聽的人，他聽教理。所以教理是什麼？就是性體。性是一個，每一尊佛都一樣。所以『教人不可住相，連性字亦不可執著』。這些語言、文字、心緣，你相都不要執著。我們再看：

【四、『一切諸佛，皆從此經出』，是指點學佛，要從此經入門。】

這一段也很重要。『一切諸佛』，都是從這部經出生的。也可以說「般若是佛母」，這是比喻母能生的意思，能生一切諸佛。所以般若是佛母，能生一切諸佛。一切諸佛，『皆從此經出』，這句話是無比的重要！這也『是指點學佛，要從此經入門』，從這部經入門。從這部經入門成佛快，這叫頓教，頓就是快速，直接切入，悟入自性。所以佛的教學，他有頓、漸、祕密、不定教學法。不是佛自己去設定幾種教學法，不是，因為眾生的根器很多，不一樣，根據眾生的根器然後來分類教學，所以有頓、漸、祕密、不定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節：

【四十、結歸離相】

『結歸』，總結會歸到『離相』。前面講到這裡做個總結，會歸到「離相」。請看經文：

【須菩提。所謂佛法者。即非佛法。】

這個如果你悟了，你心裡就不落痕跡了。佛講了這麼多經，『佛法者』，佛給你講，我講的那些佛法，『即非佛法』，讓你心中遣除，不落痕跡。我們凡夫聽了「佛法」，一肚子都是佛法，所以給你講了之後，馬上掃蕩乾淨。掃蕩乾淨，不是說不要佛法，那又取非法，又不對了。你要修學佛法，但是你心裡不能去執著佛法，

不要著相。所以「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」。我們看《講義節要》：

【一、前言『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』，是名相上說佛與法，即非就性上說佛與法。】

『前言』，就是前面那段經文講的，我們剛才念那段經文講的。『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』，這是從名相上來說佛與法。「一切諸佛」是佛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」是法，合起來叫佛法，這是從『名相上說佛與法』，『即非就性上說佛與法』。一個從相上說，一個從性上說，大家好好去體會這個經義。一個從相上說，一個從性上說，說佛法從相上說，即非佛法是從性上說。性，本來無一物；相（物）太多，森羅萬象。所以一個從性，一個從相。相是表，性是裡。我們再看第二條：

【二、上來「的示無住以生信」一科。開口便令廣度眾生成佛，是開示吾人應無住我人等相。又說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是應無住法相也。又說於一切法無住而行布施等法，是應無住非法相也。因以「不住於相」四字總結之。】

『上來的示』，「的」，的確，佛給我們開示『無住以生信』這一科經文。『開口便令廣度眾生成佛』，開口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，上至非想非非想處天，那是六道裡面最高，沒有比那個高；下至蜎飛蠕動，胎卵濕化。最高的、最低的，所有這一切眾生，都要度這些眾生入無餘涅槃，也就是說統統把他們度成佛。發這個願是什麼？就是叫我們不要著相。不要著『我人等相』，不要著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我們凡夫，為什麼變成凡夫？就是著相。著相，四相基本上是只有一個「我」，我執、我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是從我相出來的。有我就有人，那就對立了。對立會怎麼樣？爭。現在全世界不都在爭嗎？不要說跟別人爭，自己親兄弟都在爭，都在爭財產。所以你發心要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，就是把

這個心量（執著一個我，就是自己本身一個，這麼渺小）擴大到無量無邊，那我不就沒有了嗎？念念就是度眾生入無餘涅槃，都沒有為我想，都為眾生想，我執自然就慢慢淡化，到最後也就沒有了。

所以《金剛經》是用這種方法來破我執，叫你發心，發大心，把這個狹小的心量擠破了，它就無量無邊。如果小乘的修法，那真的很慢，很辛苦、很困難，跟這個我執對著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無始劫那種根深蒂固的執著，大家想一想，哪有那麼容易去斷？所以經上佛給我們講，你要斷見惑就像斷四十里（瀑布）流那麼困難。所以大乘修學比小乘高、方便，善巧方便。它不是針對這個「我」來對治，是教我們不要想到「我」，你去看外面這些無量無邊的眾生，發願都要度他們成佛。這是一個觀法。就是說這些眾生，什麼叫眾生？眾緣和合生起的現象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就沒有了。緣聚就生起來，緣散就沒有了，這個叫眾生。你看整個宇宙萬物，森羅萬象，不管是動物、植物、礦物，不都是緣聚緣散嗎？人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異滅，礦物有成住壞空，那不是緣聚緣散嗎？那個叫眾生。你說所有的眾生有離開這個嗎？沒有，那就是緣生法。那就觀空，緣生法，它當體是空的，緣聚緣散所現的一個幻相。你知道這個事實真相，我執自然就沒有了，你不要刻意去斷，你自然就沒有了。

『又說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是應無住法相也』，這是不要住法相。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，實際上沒有眾生得滅度。為什麼說實無眾生得滅度？因為眾生他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，他是個假相。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他本來就是佛，是現在他迷了，不知道這些是假的。所以覺悟了，覺悟悟什麼？悟自己本來面目，悟自己本來是佛。所以佛講真話，講真話就是佛沒有度眾生，是眾生自悟自度。佛是教學、教導、啟發、誘導，都是眾生自己自悟自度的。所以

《六祖壇經》也講，五祖衣鉢傳給六祖之後，叫他趕快跑，不然人家要害他。事先預備好的渡船，五祖就要替他擺渡，要送他過對岸。六祖說，不用，我自己來擺渡。六祖就講，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」。他說我迷惑顛倒的時候，老師來度我；覺悟之後，自己度。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，講真話，到最後都是自度。所以「又說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是應無住法相」，不要又住在：我度了很多眾生成佛。你著了那個相，那又變成凡夫了。

『又說於一切法無住而行布施等法』，前面講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」，就不要住在這個相去修布施。我們凡夫總是會著這個相，我布施多少錢、布施給誰，有我，有人，有當中布施的財物，三輪不空。如果要見性，修布施就是不能著相，不著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。你不要執著而行布施，這個就是『應無住非法相』。說不要執著法相，布施（六度）都不做、都不修了，那又住在非法相，又是住相了。所以法相、非法相都不能住。要怎麼樣才不住？你就去一面去修布施，一面去觀照不要著那個相，二邊就都離了，法相也不住，非法相也不住了。

像梁武帝，他就是住相，住相修布施，得人天福報。梁武帝是皇帝，人間的帝王，福報大。他蓋了四百八十座的寺院，那個寺院都是很大的，他以國家的資源來蓋寺院，安頓出家僧眾幾十萬人。你說修福，你能跟他比嗎？而且素食運動還是他提倡、他帶頭的。如果當時梁武帝沒有提倡素食，可能我們今天出家人，跟古印度、西藏、日本、韓國、泰國、斯里蘭卡那邊一樣，都吃三淨肉，就沒有吃素的。所以他提倡這個，印祖非常讚歎。你說他修的福報大不大？現在我們全世界吃素的佛教徒，都是受到梁武帝的影響。因為他當皇帝，皇帝提倡，當然第一個響應是出家人，在家人都吃素，那我們出家人還吃肉！當然他有影響力，所以四眾弟子（佛弟子）

大家都響應。所以素食運動是他提倡。但是達摩那個時候從印度來中國，去拜見梁武帝，梁武帝很自豪，他說：我蓋了四百八十座的大廟（大寺廟），安頓出家僧眾幾十萬人，我這個功德大不大？他原來以為達摩會跟他講「甚大！甚大！」，結果達摩給他潑了個冷水說「並無功德」，並沒有功德。他聽了很不高興，就不理達摩了。後來達摩就跑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九年，去等慧可，傳法之後，他就回印度了。

他修那麼大的福報，為什麼說沒有功德？因為住相，他著相，著相就變成福德，那不是功德。著相，我們一般講人天福報，變成修人天福報。人天福報不能超越三界，但是你可以得人天福報。所以後來聽說梁武帝也生天了，雖然人家造反，他被餓死，但是他的確福報修得很大。他光帶動吃素這項的福報就不得了了，可惜他住相。他如果不住相，就是真的功德，就超越了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

所以布施就是關鍵要在不住相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。所以你要去布施，又不能住相。所以不能聽到說不能住相，那我就不布施，這些都不做了，就住非法相，又住在非法相。所以持戒修福，先把住非法相這個門堵起來，然後你在法相這邊去觀空，不要住相，二邊都不住了。所以佛教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方法、道理。所以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。你做了，但是不要執著（著相），著相就變成人天福報；你不著相，你就超越六道、超越十法界，你就能破四相。所以「又說於一切法無住而行布施等法，是應無住非法相也。因以不住於相四字總結之。」因以「不住於相」四個字來總結。我們再看下面第三條：

【三、所以應無住者，降伏其妄心也。妄心非他，分別執著之謂耳。妄除一分，真便現一分，何須別覓真耶。】

『所以應無住者，降伏其妄心也。』這個地方講「所以應無住者」，為什麼應該無住？主要就是要降伏妄心。妄心不是別的，就是分別執著，我們凡夫無始劫以來總是在分別執著。『妄除一分，真便現一分』，你只要妄除掉一分，真它自然就顯露一分出來。你不必再去找一個真，那個真也沒得找，你只要降伏這個妄心，「真」，真心它就顯露了。真心跟妄心，是一個心，不是兩個。不是說妄心降伏，我們另外有一個真心，不是的，真心就是在妄心裡面，是同一個心，同一個。我們念《彌陀經》講，「一心不亂」。一就是一個，不管真心、妄心都是那個心，沒有別的。

所以黃念老講解諾那祖師講的，如果能夠「了解一心之旨」，你現在所有的煩惱，「即究竟覺」，你現在所有的煩惱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嫉妒這些，一大堆的煩惱就是究竟覺。這就是等於禪宗那種禪機一樣，讓你去悟了。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通，就像參禪一樣，提起疑情。我們一般講，「轉煩惱為菩提」，這個講得還比較淺。講得最真實的，煩惱就是菩提，這個我們就不懂，煩惱是煩惱，菩提是菩提，怎麼會煩惱就是菩提？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通。我們現在煩惱很多，這怎麼會是菩提？這是煩惱。給我們講真話，我們真的不懂。講淺了，不是講真實義的，我們反而懂，講真的是不懂。解釋就是比較淺，可以解釋到一個彷彿，就是煩惱跟菩提都你這個心。你生煩惱是你這個心，證菩提也是你這個心，沒有另外一個心，那不是煩惱即菩提嗎？煩惱就是菩提，因為都是從你那個心出來的。大家好好去揣摩揣摩，去參，看會不會開悟？開悟了，煩惱即菩提。也就是我們做三時繫念，第二時中峰國師開示的，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。我們的心跟一切眾生、跟一切諸佛沒有差別，就是同一個，沒有差別。真心本來就不亂，我們迷了，感覺好像很亂，實際上，它本來就不亂。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。處生死流，驪珠

獨耀于滄海；居涅槃岸，桂輪孤朗于中天」，都是那個心。在生死的大海、涅槃的彼岸，那個心始終它不受污染，它沒有污染。《心經》講，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。我們現在就是妄心在那邊分別執著，問題是在這個地方。所以《金剛經》它有巧妙的方法，教我們降伏這個妄心，我們降伏了，真它就出現了。我們再看第四條：

【四、若能不住法非法相，便見真性。此所以但言「降」不言「住」，而降伏即是正住也。】

『若能』，假若你能夠，不住法相、不住非法相，你心裡痕跡都沒有，那你就見到真性，你就見到了，你只要不住，你就見到了。我們現在住相（著相），真性也沒有喪失掉，它還是在。所以法相、非法相都不住，真性就現前。『此所以但言降不言住』。所以須菩提請問佛，「應云何住」，我這個心要住在哪裡？我這個心要安住在哪裡？佛不回答，你要怎麼住、要住在哪裡。佛就跟他講，你怎麼降伏你那個妄心。你那個妄心降伏了，『即是正住』，那就是正住。就不必再講「住」，不必再講你要安住在哪裡。就像慧可見達摩，跪了三天三夜，達摩不理他。他很誠心誠意，拿了戒刀把自己胳膊砍掉一隻，供養達摩。達摩看到：你何苦來哉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他說我心不安，求大師幫我安心。達摩就給他講，好，我替你安，心拿來。現在我們看到有人雕刻達摩祖師像，有個手伸出去的，那個就是要跟慧可拿心，你拿來，我幫你安。慧可回光返照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。他說心我找不到，沒有，找不到。達摩就跟他講，「與汝安心竟」，給你安好了。他當下就大徹大悟了。實在講，慧可的根器比阿難要利。阿難，佛問他，不管真心妄心，心在哪裡？你拿來給我看，你找出來給我看，在哪個地方？阿難找了七個地方，他能想出七個地方，這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有名的「七處徵心」。明朝交光大師註解判作「七番破處」，就是他講七個地

方都被佛否定、破除了，「七番破處」。到最後阿難心慌了，找不到心。慧可真的是上上根人，達摩這樣一問，他馬上就回光返照，去找心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，找不到。「與汝安心竟」，安好了。所以就跟這裡講的一樣，「但言降不言住」。你說妄心，你覓妄心也了不可得，覓真心也了不可得。所以妄心降伏了，真自然就現前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「降伏即是正住」，不要再去講住在哪裡了，這是《金剛經》它一個很巧妙之處。我們再看：

【五、此中獨揀持戒修福為能生信。般若此云正智慧，而慧從定生，定由戒成。欲開正智，必應持戒。持戒則少欲知足，修福必深信因果。能生信心，信為入道之門也。】

這裡又講到『此中』，在這個當中，『獨』就是單獨，『揀』就是揀擇。持戒修福的人，他對《金剛般若》能生起正信，能夠生起真正的信心。『般若此云正智慧』，般若是正智慧，我們自性的正智慧，正確的智慧。『而慧從定生』，慧從哪裡來？從心定下來，慧就生了。好像水波浪停了，它就能照外面的景象，照得很清楚。照得很清楚叫慧，了了分明這叫慧。為什麼它能照？因為它波浪停息下來了，這個就是定，定就生慧。我們這個亂心像波浪一樣，波浪平了，慧就生了，所以「慧從定生」。『定由戒成』，定從哪裡來成就的？要由持戒來成就這個定。所以戒它是一個手段，它不是目的，它是幫助我們得定的。

所以『欲開正智，必應持戒』，你要開正智慧，必定應當要持戒。戒有廣義、有狹義，狹義的就是戒條，有五戒、八關齋戒、沙彌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這是狹義的；廣義的就是佛在經典的教誡，包括社會上的禮俗，風俗民情、人情世故，每個團體（道場）的規約，那個統統是戒，那是廣義的。像海賢老和尚講，「你不來，我不怪，來了就要守我戒」。他那個「我戒」，就是我這個道場

的規矩，你要來就要遵守。你不來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要來，就必定要遵守我們這個道場規定的戒，你要遵守。所以來了就要守我戒，我們這個道場的戒，那個也是戒，它的規約、規矩。道場定的規約也是戒，這個就是含攝到廣義的戒。包括現在我們老和尚提倡的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常禮舉要》，統統在這個戒的涵蓋當中，廣義的戒。所以「必應持戒」，持這個戒。所以我們道場有道場的一些規定，大家也一定要遵守。

『持戒則少欲知足』，能夠持戒，他欲望少，能知足，知足常樂。不持戒他就很浪費奢侈，不知足，就是指貪圖享受，心就定不下來。因為欲望很多，一直要追求，心怎麼會得到定？定不下來，不知足。看到人家廟比我們大，我們也想蓋，起碼要跟他一樣，這個就很辛苦了。我們有多少能力，做多少就好了。不然你要講派頭、講莊嚴，沒有錢，去借錢，這是欲望，就不能得定，你一天到晚忙那些就好了。所以海賢老和尚，你看他的廟，他這個鄉間小廟，人家也瞧不起，沒有人來爭。你蓋得很漂亮，爭的人就多了。你那個廟錢很多，黑道、白道都會去。所以你看那個廟香火鼎盛，錢很多的、很出名的，有名利的都是大家必爭之地。一天到晚在那邊爭，怎麼修行？像海賢老和尚蓋那個，送給人家，人家都不要，那就很平安，沒有人會去爭。所以要少欲知足，懂這個道理。知足就是要節省，要勤儉、要節省，不能浪費。雖然信施，這個也不能浪費。修福，也必須要惜福，不能一面修一面浪費，福報也漏光光，所以修福還要惜福。

所以我們雙溪，現在中南部都缺水，雙溪那邊水沒有缺，大家用得都很浪費。所以莊嚴師昨天上去看到，一個人用洗潔精洗一個碗，沖很多水。她說應該要弄一個大盆子，然後大家去舀一點，這

樣去洗就好。所以我們有水用，要想到人家很多地方沒水用，你不能說我們這邊沒有缺水，你這樣想就不對了。你要想到我們沒缺，人家中南部他很缺，我們這邊水太多都流掉了。所以我昨天早上還在宜蘭跟他們講，水很多都流掉了，那個水都很好的、很乾淨的。我說政府為什麼不弄一個水管接到中南部去？什麼錢都在花了。實在講，武器少買一點，你要接幾條都有。現在真的中南部很缺水，所以我們在雙溪，莊嚴她講這個是正確的，不能浪費，不能認為我們這邊有水就拼命的亂用。祖師大德都很節省的，你看，近代弘一大師、印光大師，虛雲老和尚一件衣服穿了一百年都還在穿，縫縫補補的。蓮池大師，你看他在《竹窗隨筆》講，以前那個河流（現在河流的水當然不能喝），河流上游大小便、洗衣服那些水流下來，下游那邊就拿回去煮飯吃了。明朝那個時代，沒有污染是可以。以前我們小時候，的確基隆河的河水都可以喝的，沒有工業污染，而且那邊都有魚。基隆河，我們從汐止到松山，我父親是松山那邊的人，洲美。以前看我伯父他們都去撈蜆仔（蜆），現在什麼也沒有。現在誰敢喝？你喝了馬上中毒，送加護病房。所以明朝那個時代是可以，這個事情就告訴我們要節省，不要浪費。

所以『修福必深信因果』，「必」，就是你必定要深信因果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你惜福，你的福報就用得長久，你會延壽。如果你浪費不知道惜福，損福，福報享盡人就死了，折福折壽，祿盡人亡。所以修福必定要深信因果。我們有水喝，看到人家沒水喝，我們要發願，希望他們都有水喝，這樣我們也能修福。你起心動念，你動個善念也是修福。《安士全書》講的就是因果教育，就是修福。看到人家做好事，我們隨喜，也能修福；看到人家做壞事，我們也能修福。看到人家有得吃、有得喝，我們能修福；看到人家沒得吃、沒得喝，我們也能修福，看我們這個存心，萬法唯心造。

所以「必深信因果」。深信因果，印光祖師教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三本書看通了，你就會深信因果，你就樂意持戒修福。

持戒修福，心能得定，就『能生信心，信為入道之門也』，信就是入佛道的門。信解行證，我們淨土講信願行。所以《華嚴經》講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一切法都要從信當中所生。所以持戒修福我們也要重視。戒有廣義、狹義的，我們要知道。道場的一些規約也是戒，所以現在我們規定要節約用水，這個就是戒。套用海賢老和尚的話講，「你不來，我不怪，來了就要守我戒」。你來我們道場，不能叫道場去守你的戒，這個就不對、就顛倒了，你來了，你要守道場的戒。所以修福也要惜福。我們再看第六條：

【六、佛所說法，本來皆不可取，皆不可說。故取法說法，取非法說非法，皆非也。】

『佛所說法』，佛在《金剛經》講，誰說我說法，那是謗佛。所以佛所說的法，本來都不可以取，不可以取相，也不可說。所以你『取法說法，取非法說非法』，都不對，『皆非』就是都不對。

【明得此真實義，便為實信。】

我們開經偈念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什麼叫『真實義』？金剛般若就是真實義。我們聽經就要解真實義。你解得這個「真實義」，就是『實信』，真實信心。

【一念相應得無量福。】

你生真實信心，你『一念』，一念是很短暫的，你這「一念相應」，你就得無量無邊的福報，因為這一念稱性。

【以一念相應是淨念相繼之根也。】

你一念相應，你後面就有二念、三念相應，就有念念相應。像大勢至菩薩講的「淨念相繼」，這就是念念相應。我們再看第七：

【七、佛雖成佛，終不自以為有少法可得。無少法可得者，不自以為成佛也。故曰『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』。】

這一條就給我們講，佛雖然成佛，都『不自以為有少法可得』。「少法」就是說非常少的，我得到什麼佛法？無所得。『無少法可得者，不自以為成佛』。佛成佛，不會說我成佛了，你們都還沒成佛，他沒有這個念頭。所以這也是《心經》講的無所得，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；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。這就是《般若經》講，「一切法無所有、不可得、畢竟空」，沒有。所以成佛也不自以為成佛，「我成佛了，你們都還在做眾生」，沒有這個念頭。『故曰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』佛不自以為成佛，佛也說我成佛了；成佛了，我們又執著一個佛成佛了，那佛馬上給你遣除掉，『即非佛法』，讓你不要去著那個相。二邊都離就對了。我們再看：

【八、徹始徹終，一以貫之曰，「無住」而已矣。因賅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如是、如是。】

第八，『徹始徹終，一以貫之曰，無住而已矣。因賅果海，果徹因源』。成佛沒有別的，就是「無住而已」。「一以貫之」，從凡夫到成佛就是無住，貫徹到底就是無住。所以『因賅果海』，我們修因就賅括佛的『果海』，果地。『果徹因源』，佛的果地也貫徹到修因，所以『如是、如是』。凡夫地到成佛，成佛還度眾生，自行化他，就是無住。你要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就是無住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，就是無住。你要去做，你不要去住，就對了。要去修，不能去著相，著相就變成人天福報；不著相，超越六道十法界，成佛了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第二卷學習到這裡。下一次我們就進入《講義節要》第三卷。感謝大家的發心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

充滿。阿彌陀佛！